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一目錄

小序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續藏書卷一目錄終

續藏書卷一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末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

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歿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歿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歿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上而已。嗚呼！兵力

單弱子興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
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
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
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
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
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

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歿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

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止破橫澗山元
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衆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
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
人吳復性沉鷺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
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
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今從征洪山寨德
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
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

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

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

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

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

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

志猛，鷲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舍山

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上悉留置麾下。

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問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旣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

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

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

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

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

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

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右

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瓌，儒家子，讀書

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

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旣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斬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旣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

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

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

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

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

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
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滅陳友諒，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
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
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
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故
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
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
知勇所得，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

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

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

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

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

祭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

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

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

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

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

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
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
褒之召真人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
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
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
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

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
壬辰羣盜崛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
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劔趨
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
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
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
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
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

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戇而麤，日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聿、往、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

亦具限

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略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虜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

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鬪彭中流矢歿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

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
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
興遂絀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
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
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
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
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
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
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

子興爲寢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帝故。

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子興臨終之時、
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帝、
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確戰、
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
爲副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
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
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
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

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有天下居
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
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
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
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
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
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
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

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大奇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橐馳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

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
天祚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
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
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
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
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
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
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
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

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

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

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

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翌之衆欲殺

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

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

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

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

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

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

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二目錄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

附子璉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義烏王忠文先生偉

洪武五年死節雲賜諡自先生始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洪武四年卒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濫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詔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一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續藏書卷二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

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
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
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
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
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
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
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
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
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

拱埃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解救，多所全釋。上嘗論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略見世德錄云：弟中

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敦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爲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敦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

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

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

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愜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

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以定江東稱吳國
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
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
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
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
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某城上使公授
之方畧公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
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靑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洵洵。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

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不上且有加修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
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諗滯獄
甫決雨隨澍時公最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
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
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
以五升爲額曰今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特左
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
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

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軼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故會中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意必

真中丞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

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

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

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僂人

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

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于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

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

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

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覘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

文、秘、書、封、授、于、璉、曰、服、闋、亟、上、母、令、後、人、習、之、爲、書、
勤、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
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
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
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
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
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

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倖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

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薦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
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襁圭裳於末裔，委礪
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
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
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
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
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庶中瑜
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
嗣。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歿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旣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歿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歿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祕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于仲璟。而曰必

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胃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

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
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
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
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
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
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
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
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
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
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
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
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
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
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
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
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
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己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

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喫一醃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醃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

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太子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灾祥之故。對曰受。

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

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二字。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

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曲宴公

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鳴

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

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

魚水，此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

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

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

公也。使旣歸而卽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

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温室之樹

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死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

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瑄曹善高啓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鏊傳著譜德十六

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

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
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
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
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燔火
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
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
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
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歿節狀下翰林議

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與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
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
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
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鵬以雲死事
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
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
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
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
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
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
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
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叅
募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

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益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柰何、

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

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定大禮大配禮。專用公議。禘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管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琦，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子素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卽斬惟淵以徇。温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盜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
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
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
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
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
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
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
犯豈直恃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
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

惟卽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最善處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岷山，走涼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
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
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
虜斷頭山力戰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
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胃館
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
縣中更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
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爲
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
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敎執經祭酒吳顯
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

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誅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鏟礪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嘉納公病遣中使論躑

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
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
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
書余燠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燠、已念公老、
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
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
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
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

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輪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

抹逋逝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
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棗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

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

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曰：「國史貴直筆。」

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論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

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
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
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
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
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
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
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
坐藍黨歿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

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

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

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
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
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
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
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
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
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
紳、後至、授陝西鄜州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
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

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及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

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
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
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
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
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
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
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

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筭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澮從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

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旭英毅
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
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
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
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
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婚趙勉爲
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
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
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筭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

又安傳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
參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
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羴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
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
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
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
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
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

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歷歷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于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

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
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
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
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
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
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
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上誠夾
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
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

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
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舉至，遂大敗。其衆
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
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
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
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
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歿事。將
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
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旣

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土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
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
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
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旣卽位，
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尋
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
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
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
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

制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闕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平，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旣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

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
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
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
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
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
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恠燭天而
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
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問與存義謀始圖之善
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歿時費，聚已前歿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

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六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
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
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
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
斝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
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
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歿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歿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歿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歿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

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壘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與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歿。言之無益。
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
胡能比蕭鄴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
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
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
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

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鄼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鄼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

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願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

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歿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歿，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

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
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
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
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叔兄弟子
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
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滅福
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踈自
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二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

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
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
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
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
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
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
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
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
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

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光見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歿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怒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寔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

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

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麻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